



酒香恋曲(组诗)

◎徐玉娟

1
心香即酒香
璀璨的星空
即摆满酒杯的流水宴席
一轮月亮正是我的嘉宾
西行的路上
它替我磕等身的长头
我用一米五八的身体
替它装满离愁别恨
今夜推杯换盏的
正是那长江里的浪花

2
酒香盈袖
爱的风云微卷
酒醉时,你指着一棵树
喊出我的名字
酒醒处,哪里是酒
明明是一条河有了温度

3
一个人要像水一样活着
即使要流,也要像酒入柔肠
凿出一个个醒目的爱字
这窖藏的美酒
要饮,也要把头仰成船篷样子
让一生顺流而下
在船头端起酒杯为流水送行
在船尾流着泪
与天上的北斗彼此呼应

4
黄鹂与柳条交换了眼神
仿佛饮下醇香美酒
我把自己的一片冰心
给了白鹭的翅膀
山一程,水一程
一场逍遥的热爱

就像一场薄雪
慢慢落着
慢慢消融着
仿佛一片青天在尘世之外酿酒

5
一串酒香
似乎是解我心锁的密码
我对春天充满蓬勃的幻想
我总是把粮食与火焰
储存在身体里
有时候,你靠近我
就闻到了五谷之香
有时候你离开我
我就用绵长的清香
孵化出春天的鸟鸣
那远处万里的
不是流水
而是两岸……

长兄

◎姜国明

新冠疫情阻隔了与大哥的相聚,撩起思兄之情。

大哥姜国华为六七届高中生,“文革”停课期间在家学会自装舌簧喇叭、矿石收音机、三极管收音机等为时人仰望的“高科技”玩意儿,大哥规定我们只准看不准动。我常趴在写字台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大哥摆弄,焊接喇叭、磁棒线圈、等精密元器件,焊接的松香味弥漫整个房间。经多日装配焊接完毕,线路板装入自制油漆锃亮的三合板机壳并拨动旋钮,发出清晰的广播声时,小屋一片欢腾。大哥还会美术,写战报、刻蜡纸、印传单,将大气磅礴的《红军不怕远征难》毛体诗词放大八尺悬挂宅内顿显文味。身高一米七八、鼻梁眼镜、文质彬彬的大哥为我童年崇拜的人。

幼时的冬天北风呼啸,雪后屋檐下常挂冰凌几天不化,加之朝北的木榻子门漏风不保温,整个冬季彻骨寒冷。兄妹几人手脚冻得像猪肝,我尤为严重。童年的我营养不良免疫力差,冻疮烂至白骨,黄脓脂水直冒,胀、疼、痒难以入眠。冻疮疤痕至今清晰可见。晚上洗

脚后我兄妹几人依次将疮脚蹠在大哥软软的大腿上,责任心极强的大哥一一为弟妹们用双氧水清洗疮面,涂抹冻疮膏,用纱布包裹。手背的冻疮最为严重,皮面仅绿豆大疮疤,皮下豆瓣大的洞内黄脓涌动。具治疮经验的大哥趁热湿(刚用热水泡过)未散,用火柴烧过的镊子头轻轻揭疤,再用两拇指从四周向中间轻轻挤压,黄脓脂水像眼药膏一样被挤出后即用双氧水清洗消毒。每天一次,两三天后消肿结盖,胀痛痒感消失。清疮之事任何人碰不得,唯大哥亲手治疮我最放心、安心。我为小弟,受大哥关心最多。大哥揭疤轻柔、清疮细心,我感知最深,至今难忘。

1969年10月、12月,大哥、二哥下乡插队至南通县三余区北兴公社团结大队,喧闹的大家庭顿显冷清。大哥因会装收音机的技能成为团结大队大喇叭广播护线员,属大队直管知青,不再干繁重的体力活,也为日后上调回城奠定了基础。1970年秋,南通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习毛泽东选集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南通市隆重召开,大

哥荣幸地被选为积极分子,成为南通县代表团成员。

晚饭后,在我们的静候中,插队后第一次回家的大哥背着小挎包敲门了,看着一年未见的父母亲及弟妹们兴奋异常。只见大哥解开包带,拿出(午餐、晚餐留给省下的)四只肉包儿、两个熟鸡蛋。大哥来通开会两天,住南通市政府第二招待所。我们一家欢欢喜喜围桌而坐,问这问那。大哥从前堂跑到后屋,环顾四周感慨不断。约一小时后,大哥起身与父母、弟妹告别回招待所了,我们依依不舍站在石街上望着大哥消失在夜幕中。

1971年年底,因表现出众,团结大队知青上调仅有的两个名额被兄弟俩争得,下乡仅两年的大哥、二哥先后上调回城。离开了他们终生难忘的北兴公社,开启了新的生活。

2022年春,我携妻与三哥、小妹及妹婿齐去金沙看望大哥。见到74岁的大哥、72岁的大嫂跑前忙后精神十足,我满心欢喜。愿大哥、大嫂身体健康,幸福美满。

欣赏袁运生

◎侯德刚

岁月流金

袁运生画展要在南通美术馆展出几个月!真值得他的崇拜者、追捧者、观赏者、疑问者欢呼!

我上小学时便常从袁家院墙外穿行到校,老师家访时曾对母亲说,你儿子图画有天分,好好培养,今后像袁家兄弟考到北京去做大画家。

有一年小学寒假,我和小伙伴途经和平桥,见一位大哥手持画本,向着南边的跃龙桥和商会大楼画速写。我们一边踮足看画本,一边抬头看他长着小胡子的帅脸,他左胸挂着的白底红字徽章终于让我们结结巴巴地读出了“中央美术学院”,这时他低头朝我们微微一笑。若干年后我回想,他就是年轻的袁运生,那时可能是在为“水乡的回忆”创作回乡搜集素材吧。

20世纪70年代初,我跟随沈行工老师去北京拜访袁运甫先生,刚巧陕北写生归来的袁运生进门不久。我们有幸陪袁运甫先生一同观赏了好多幅袁运生陕北人像写生和风景速写。间隙,袁运甫先生介绍这次写生是运生用命换来的机会。原来,当时还在长春文化馆工作的袁运生,大雪天里,一辆大货车撞倒了骑车上班的他,当时所好反应快,车肚下他双手紧吊车轴,借引体向上的姿态滑行,惊险地躲过了车轮碾压。经过交涉,最终获得三百元的事故赔偿,便促成了他此次写生的动机和路费。我心中不由默默赞叹这位硬汉形象的艺术忠臣!

通城石桥头袁家老宅里,袁运生的老弟约请王兄和我去会会即将去云南写生的袁运生先生。我俩步入西厢房,只见他专注地躬背握笔,在靠窗书桌十六开的白纸上,精细勾勒明代画家陈老莲名作“水浒叶子”。没想到在日后观赏到的巨幅云南人像写生中,他出神入化地运用传统线描的疏密简约并与学院派的形体美感素养完美结合,用笔轻松表现在每一个传神的人物形象中。数月西双版纳难熬的湿热与虫咬,引发了他从线描写生到“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创作冲动。

1990年中秋节下午,我们如约来到袁家大院,还有北京归来的袁运甫先生和美国归来的袁运生先生。高大房廊边缘上临时钉上挂钉,手操丫杈的袁运正为袁运生新装裱好,不久将运去美国展览的人体作品依次高挂替换展示。袁运生边传递作品边讲解,看得站立于天井里的顾云敖、季修甫、季音、王竞蓉、沈启鹏、沈宏及我等交头接耳,满面红光。这批高丽纸上用水墨和石蜡等综合材料创作的抽象人体令人耳目一新。美国创作,南通装裱,首展袁宅,情满中秋袁家老院!

南通书画院古典建筑里,20世纪初迎来了袁运生先生讲座。红色木板壁衬托得他须发银亮、气宇轩昂。他从“魂兮归来”的西行考察,谈到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再认识,由古代佛像艺术畅想到中国绘画教学的新想法,他坚定的审美信念、独到的艺术个性使他的作品创意高远,享誉东西方。

轻松的刀鱼宴却使袁运生颇有难色,记得他风趣地说:“北方大鱼大肉吃多了,回到家乡吃鱼倍感舌头迟钝,嘴唇的敏感度大大下降了。”我们希望袁先生多抽时间回家乡体验,刀鱼多刺肉嫩的食欲刺激,一定能焕发袁运生大师的情感力作!

凌雾行

◎陈顺源

紫琅诗会

玉兰一瓣